

朱子大全集

第二
函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宮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

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眵眵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

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死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
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
若宜皆在詘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觀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
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無益之空言也
未由趨拜履寫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不得
拜書第切馳仰卽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
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
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
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
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

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尙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

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旣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畧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已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軟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畧就旦夕可以
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踈愈增
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
整頓得財賦源流卽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
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
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溪爲人望千萬自重
不宣

與趙尙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絕戶官田此間
舉子義莊絕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
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子催督義莊租
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內劄下承廳亦

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絕產田充義莊卽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絕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岡三家田收未七百三十餘石卽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許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舊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絕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絕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爲永久之利周牽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尙書發之彼乃有据而行

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畱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驥江大受程如岡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復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旣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忠害者不得不因事求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

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生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濶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

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
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
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
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
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
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
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
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
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
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
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
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

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以下猶然而况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門牆之下不意今者曾未踰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不忍使其終身

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爲惇耗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濶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官裁之熹瞻望台躔無由趨拜履寫伏乞上爲兩宮垂意茵帛之衛光輔神聖永福寰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熹伏自遣遠門牆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從修致誓御者之間邇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橫被擢自閑散付以一路

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推揚有以及此

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沂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爲出賣落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卽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

易辨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北之袁宰之術尤爲穩便上下方以爲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爲循環之本前不至爲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爲逐綱撰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爲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貴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害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滴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

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趨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
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哭貴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
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
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
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濶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
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
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
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
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
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

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杞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
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
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
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
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知其於瑣瑣姻婭
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
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陰以
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
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
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
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扎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
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